

女豪強

沙利文著

95最新「女」字系列新作



版社

女豪強

95最新“女”字系列



沙莉文 著

成都出版社



女豪强

95 年沙利文“女”字系列新作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美丽的巴市，体育制品商，黑道老板台德为了独霸其产品的国际销售市场，在自己控制的足球队即将与另一体育制品商麾下的球队决赛前夕。

这是一部以体育为背景的惊险言情小说，作者以女性细腻的笔触勇敢地披露了近期两支足球强队，在巴市举行被认为是“本世纪最精彩的足球决赛”的幕后丑闻，那具体事件发生过程，无辜的受害细节，对几次血案的详尽分析，受牵连者的情况，当写到美丽、纯正的阿涅丝无辜惨死，饱含感情的作者笔下流出了真诚之泪……

小说故事情节复杂，扑朔迷离，悬念层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读过以后定能使你耳目一新，眼界大开。

第一章

玛丽·爱沙尼是位漂亮风流的女老板，同她有過一面交往的男士都会想入非非渴望同她亲近，但都空泛春梦可望不可及。对有脸面的男子，爱沙尼都热情似火，可到关键时刻又冷若冰雪，以至那些情场老手都不敢夸口能弄她上手。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在“黑水仙”饭店大把抛钱，以博取同她亲近的机会。

“黑水仙”饭店是玛丽·爱沙尼对这个多彩世界的奉献，它座落在西班牙北部美丽无比的半月形海滨浴场后，是一朵风骚女郎和花花公子都喜之若狂的粉玫瑰。这儿气候宜人，环境舒适，距离著名的巴塞罗那仅有半小时车程，每到夏日，这儿天天都象在过狂欢节，为猎取艳闻几家小报还在此设了记者站。

在巴塞罗那北区警察当局的档案里，经营饭店业的女老板玛丽是一个热情爽快的塞维尼亚人，她虽不时制造艳事，却奉公守法，这在她所处的行业里很难做到。去年，精悍的缉私人说曾在浴场区破获过几宗贩毒及走私大案，但均与三十五岁的玛丽无关，有位缉私官员还说：“她美丽纯真，你不能不信任她。”

她按时纳税，对任何“黑水仙”的客人讲求信誉，服务周到。她的诚实明显地写在她千娇百媚的脸上，那张著名的脸孔细腻光洁犹如细丝，地中海的灿烂阳光再为它抹上一层如同

珐琅质的釉色，愈发光艳诱人。她的头发简直是团黑色火焰，大于常人的眸子不但不使人惊讶，反而令许多顾客联想神话里从不发脾气的母狮。

黑水仙饭店外观如一只银色大海星，别有风情地倚着一座绿色浅山，它几乎成为整个海滩的标志。

一片橄榄林静静地伸延在饭店后，知晓内幕的人都会吃惊，玛丽竟然也是这片林子的主人，这片林子的价值简直是天文数字，她无疑是西班牙年轻的富婆之一。

月色融和的西班牙之夜，曾迷醉过但丁等大批文豪。西地中海的微波与岸上朦胧的植物群落一起轻轻翻卷时，心醉神驰的顾客就分不清哪是真正的海涛，哪是油绿的植被了。他们只觉得宇宙同天一色，黑水仙饭店这只大海星在晃荡的柔波上飘扬，而天上的银色月亮成了这大片迷人海域的航标灯，能指点人们迷津。

每当夜深人静，黑水仙饭店的另一根神经苏醒了，它在玛丽老练从容的指挥调拨下，高速运动起来并以它惊世骇俗的面目，勾引着与饭店有特别关系的主顾，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夜晚挥霍。

这些主顾都经过玛丽仔细挑选甄别，有的还通过饭店的电脑系统在千里之外进行过周密调查。魔鬼般的黑夜一降临，他们就变成了一群酗酒吸毒，用妻子肉体做交易，走私海洛因和军火，渴望用自杀寻求快感，酷好同性恋和性虐待的狂人歹徒了。

这群两面人中有退役将军，市议员，银行股东，大公司老板，有时还有分裂主义恐怖分子。而在黑水仙饭店炽烈如火的大熔炉里，让人神魂颠倒的玛丽轻而易举地让他们前嫌尽失

目标一致。

这个目标便是玛丽精心策划供他们大刺激的特别服务。

特别服务的场所是那片林子包围的中心，看去反象一座中等人家消夏的小别墅，除了树木之外没有遮拦，却有道无形的严密异常的监视系统在日夜工作，将它们巧妙地与外界隔绝。

可是到了需要它展示真面目的夜晚，远非那些偶尔见过它的人能想象，倘若他真的见到也会根本不信。

这样的夜每月仅有几次，客人须是玛丽亲自预约的，先作为常客在黑水仙饭店住下，然后以一条隐秘通道进入一辆橄榄绿的大巴士，悄悄滑入林中那神秘的水泥道。

路上要经三道巧妙的检查。玛丽手下的保镖个个强壮，但对工作一丝不苟，他们逐个核对名单、照片，稍有疑点就会请你下车而换个方式满足你，你就无法享受那独特的夜生活了。

玛丽给特别服务处取名叫“电穴”，她对这个漾着刺激的名字非常满意，算展示了她的才华。

尽管西班牙女性豪爽热情，但以牟利为目的开办的特别服务要担一定风险，警局特设风化处的探长们，是对一瓶“淑女”牌香水都敏感的。

但玛丽·爱沙尼不肯放过垂手可得的巨财，这是世上出本最少获利最大的“商业交易”啊。她的特别服务每人每次一千五百美金，而能得到这样一次机会的人反会惊喜若狂。有三十人参加，一次应当可得四万五千美元，当然要除去“成本”，可是绝无课税之虑。

电穴，富豪们的狂乐俱乐部。

每当特别节目开场之前，玛丽都要一只手按在胸前，遥望

地中海,对自己说:

“爱沙尼,值得为此担蹲五十年监狱的风险。”

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一个温暖夜晚。

“电穴”中心客厅在半小时内变成了一座独具一格的观摩厅。

二十五名各具身份的男士在昏暗烛光下兴奋狂热得大汗淋漓,不时狂呼跺脚。

观摩厅的另一边,灯光雪亮。猩红色的地毯中央,一个金发女郎,侧身偎在一头足有五百公斤的荷兰大花公牛旁。公牛也侧身而卧,皮毛被洗得一尘不染。那位按摩女郎最多不过十八岁,双腿修长,稚气的面孔上一双碧眼闪烁着天真无邪的光芒,在音乐声中,她的白皙小手柔软地从荷兰种牛的厚实背脊上滑过,五指有节奏地在那黑白相间的皮毛里弹动……

她使看客们都觉得自己就是那头公牛。从女郎那面的单视的镜子往这边看,是一堆普普通通的穿衣镜,也听不见看客们的喘息与狂叫,但她知道这边看客的兽性眼光在盯她抠她,她才不管这些,自己是拿钱的,老板给她的工作就这个。

二十五个人性尽失的男人屏声静息,宣泄声只在胸内折腾,身子随着公牛的亢奋抽搐,喉咙干涩,血压高升,乱动的情感里混和着破坏、残杀、担心、同情、毁灭一切和胡搞乱来的复杂欲望。

瞬间,镜子那边一团漆黑,女郎和公牛一起消失了。

灯光变亮时,站在猩红地毯中的已是身着红色晚礼服的老板娘玛丽了。

“先生们,下一个更精彩,请看我们漂亮的处女吉娜……”

她的声音被二十五个男人的嚷声淹没,高保真的音响被

包在类似于野兽的嘶声中无能为力。他们都自诩富有斗士的性格，他们为邪恶吼叫如同为荣誉欢呼的力量一样大。

这时，一个黑人侍者闯入已处于狂欢状态的观众眼里，他径直走到玛丽身边，女老板愠怒地静听着他的禀告，这件事还未有过。

有人又吼了一声：“好哇，一白一黑，干哇……”

玛丽听得清楚，却无动于衷。

“有架直升机突然窜入电穴上空，它象要降落。”黑人又急又快地说。

象从地狱里响起的轰鸣，在屋顶上空倾泻，四周墙壁也随着响声剧抖。这时，仿佛变戏法一样，玛丽咧开性感的大嘴狂笑。她抬起右手，食指一勾，一个身着红领结的爵士乐队鱼贯而入，在她身后站成弧形，好象是今夜聚会的主演者。

“先生们，刚才那一幕是不真实的梦幻，如服了一点白面引起的短暂幻觉，我们谁也没见过它，提起它。尊敬的朋友，你们都是西班牙当代杰出人物，你们的崇高荣誉与你们的生命同在。”黑人在她身后向二十五个“正人君子”威胁般地呲了呲牙，玛丽对忠实信徒恰到好处的配合心中赞叹，在电穴工作的每一人都是奇才。“文，我们继续高尚的娱乐吧。刚才先生们跳的什么曲子？”她向领班说。

“伦巴，”文一本正经地领首。

“好，下一支舞曲奏西班牙探戈，让姑娘们优雅一点，纵使飞机带来了呆板的警察局长，也会为先生们优美的舞姿折服，祝先生们胃口好。”

玛丽离开时，向她的二十五个顾客送上了迷人的飞吻，走路的步态宛如皇家淑女，即使有一百个福尔摩斯驾临此地，也

绝不会想到她主持的舞会是在全西班牙都有名的春宫场所。

奇怪的是，方才狂乱得想撕人的看客们，立即又回复了人性，文雅高贵。

单视的镜子已升入了天花板，柔和的灯光下，二十五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与含羞带涩的少女，在乐队合奏的明快舞曲中起舞，将一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舞会推向高潮。

在这个娱乐区，这算得最正派的舞会，也只有黑水仙饭店的老板娘才如此正经。

灵巧的直升机在电穴旁的高尔夫球场降落。这是一架黑鹰轻便型直升飞机，能拥有它的人物非同小可。

一个块头魁梧的人影从机舱里钻出。在他双脚踏上绒毯般草坪的一刹那，四个五千瓦的探照灯突然从四个方向射来，组成一道雪亮的光网将他牢牢罩在圆心。

不速之客没有慌张惊诧，镇定地站在原地，唇角露出淡淡的嘲讽。

玛丽由十来个侍者打扮的手下簇拥而出，尽管灯火通明，她却看不清直升飞机驾驶员的本来面目，这令她有些恼火。

这家伙不管是专程而来或是茫然迷路，都是找死来了。

玛丽决不容许一个男人随意冒犯和轻蔑自己，她最拿手的本领就是制服男人。

她示意手下人站着别动，同时清醒地知道暗处的几挺韦森式轻型机枪和保镖们西装口袋里的点三八手枪，已处于随时都能击发的灵敏状态。

部下闪电般的速度是她多年努力的结果，也是她在关键时刻能化险为夷克敌制胜的法宝。

出乎意外，此刻她竟晚了一步。

一个白色的女人身影抢先朝飞机扑了过去，快得如一道白光，叫目睹者不知她何处隐蔽并如此胆大妄为，灯光的照射中，玛丽一眼认出那年轻女人是阮兰，一个越南难民，她是典型的东方人种，身子玲珑小巧，有几分让异族人着迷的姿色。

阮兰乘坐的难民船在波罗湾被海盗洗劫一空后，她没去成目的地西德。一伙专门贩卖东方少女的家伙辗转将她卖到了意大利，后又漂洋过海到了西班牙，上星期才成了电穴的“不动产”。成为玛丽爱搜集“奇货”，以便随时制造新的“特别节目”。

这个越南姑娘的倔犟却是玛丽少见的。一般东方女子被糟踏侮辱几次以后，往往认命，逐渐适应欢乐场中的风流生活，有的更放纵，连西方浪妇也不及。但这个曾被她的手下人教训过数次的阮兰有些叫人不可理论，一有机会就不肯放弃逃跑念头。玛丽先是好言抚慰，告诉她卖笑生涯在西方决不算低等职业，那些卑鄙的政治掮客才最叫人瞧不起。她对阮兰的贞操观大惑不解，干脆告诉她这一套在发达国家完全是不值一提的中世纪神话。阮兰居然不听，接客时出手伤人，砸碎了一件海斯“洗澡者”的复制品。玛丽大怒，把她交给电穴的管理人汤普森教训，她知道从汤普森及其手下的胯下钻过来的少女，百分之百地会适应新生活。

想不到这个贱种是个例外。

这场面有戏剧性了，玛丽冷笑着摇摇手指，示意手下保持镇定。她穿过花园中的小径，果敢地踏上草坪，走向飞机，每到危难时刻，她的表现总是令部下折服。

她看到阮兰惊恐地抓住直升飞机驾驶员的右臂，嘴里叽

哩哇啦吐着越音很重的西班牙话，一边朝敞着的机舱门攀去。奇怪的是，那个男人不为所动，反而推开她迎着玛丽走来。

紧抓武器的保镖们跟着自己的老板一步不拉，他们死盯着探照灯罩着的两个人。他们就象舞台上的一对木偶，小得可怜的直升飞机是一件布景道具。

“私闯民宅是犯罪的，先生。”玛丽站在离那男子几步之外，嘴角的那些表情与其说是冷笑，不如说是杀人暗号。她尽可能文雅一点，“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驾了一架轰轰乱叫的家伙。”

“你真这么想吗？”男人开口说话，一副大大咧咧的嗓音。“喔，多么可怕的欢迎辞，你难道不是那个玫瑰一样的玛丽了吗？”

“啊！”有件锐利的东西在玛丽柔软的体内猛烈撞击了一下，随后飞快地向全身扩展，她惊愕了，简直说不清这是什么情绪，似乎一直潜伏在心灵里的那根情弦被人粗暴地挑动了，难道是他？在她的感情生涯中，只有他能使自己发痴发狂。

男人摘掉航空帽，一头银发在咸湿的海风中威武地飘扬。他扬手摘去风镜，随即有一张坚毅无比又情有所钟的比利时佛拉芝人的脸孔，在白晃晃的灯光下漾出深沉自信的笑。

“台德——”

玛丽激情迸发一声大叫，丰腴的身体象一发火热的炮弹射入那男人自然张开的怀抱。

与此同时，阮兰也绝望地叫了一声，几个握枪的男人箭一般地从两侧合围上去，把蜷缩在机门外的越南姑娘象小鸡一样擒住了。这一夜辛劳没有白费，他们终于弄到一个可以随意播弄的尤物了。

五十岁，但看起来只有四十五岁的台德，是比利时有名足球俱乐部红魔队的老板。他的家乡在马斯河南岸，完全算不上是殷实之家。在他上小学的时候，由于说话结巴，对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惶恐，竟然一口气跑回家不肯再去学校。自己可怜的妈妈成天象母牛一样不停地干活，要照管五个孩子，还要贩卖私酒和取悦于房客。有一次，台德想到客房偷点儿糖果，竟看见房客一只手将一小卷钞票塞在母亲赤裸硕壮的双乳之间，而另一只手则撩起了她的裙裾……靠自己身体的本钱，母亲渐渐有了一小笔积蓄，并果断地用它购买了一所农场。

台德是在布鲁塞尔上大学时喜欢上足球的，并从此与它结下不解之缘。在成为一个名声远扬的进球手的同时，他拿到了商业硕士生的文凭。儿时家境的贫寒象影子一样老在他心中盘桓，促使他奋斗发迹，他坚定地认为，这个星球就是一个大赛场，胜了就伟大就漂亮，就道德高尚，哪怕你是一百个女人的大情人。要是输了球，就等于发不了财，是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台德永远处于竞赛状态，每时每刻都谋划如何进球，如何发财，否则一切都微不足道了，那个马斯河岸边长大的乡下佬也不存在了。

台德与玛丽的结识是在米兰市，那时台德才四十岁，功成名就，既是一家体育器材托马斯的西北欧经营部总经理，又是比利时一个地方足球俱乐部的教练。

他到米兰是率队参加一次南北欧之间的小型对抗赛，在拥有 AC 米兰和国际米兰两支意大利足坛劲旅的城市，台德教练的队居然胜了，几乎是创造了一次奇迹。

当晚他的球队和随来的比利时球迷狂欢，他却孤身一人

去逛市中心杜奥莫广场，想静静地观赏广场中间的埃曼纽尔骑马像，和雕像四周供人观赏的鸽群分享自己的激动。

然后他来到广场北边，那儿有一个全部用玻璃顶棚覆盖的十字街口，称作爱玛努埃二世夜廊，建造于公元一八六五——一八七七年，是米兰的商业中心。

他刚进入夜廊，就被聚集在一家夜总会发泄怨气的当地球迷认了出来，狂叫着：“台德，你这个给米兰人带来霉气的狗杂种！……”把啤酒瓶、柠檬、甚至餐刀掷向他，是一位跳脱衣舞的西班牙女郎动了恻隐之心，领他从后门逃出。为此那女郎今后再不能在米兰谋生。

知恩图报，台德通过西班牙足球界朋友的安排，使在米兰惶惶度日的女郎重返故国，在繁华的巴塞罗那有了立脚之地，还利用他丰厚的、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援，最终在市郊一片海滩边办起了黑水仙饭店。

台德和他的西班牙情妇之间不光有一段相濡以沫的情份，也是一对契合得天衣无缝的搭档，他们的交往延续整整十年。而十年如一瞬，台德年已五十，如花似玉的女郎也从二十五变成了三十五。

这西班牙女郎就是玛丽·爱沙尼。

玛丽的房间陈设华丽美艳，一束郁金香使房间中央的椭圆形桌子泛出一片金红。

“我的先生，要点香槟酒吗？”玛丽倒底是女主人，尽可温柔体贴。

“老习惯，兑一半意大利葡萄酒。”

台德喜爱观看赤足踩在厚绒绒波斯毯上的女人，她的臀

部结实微翘，两腿强健有力，她动作快捷节奏强烈，皮下脂肪泛起妇人之美，虽不再属苗条型少女，而那女性的魅力更为丰富，弯腰兑酒时，柔和的灯光从她光洁的背部流利地滑过，腰肢凹陷处的阴影特别迷人。

把那件大事托付给这样的女人去办，她能胜任吗？

在富有心计的台德的意识里，答案是肯定的。

玛丽象只母兽一样爬上床，把酒杯搁在床头，顺势将红扑扑的脸贴在他多毛的胸脯上。

“我们天各一方，快有两年了，爱沙尼。”台德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脊背，满意地笑道，“这块地方，摸起来就象七百年前一样柔若丝绸，如同一朵玫瑰一般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服。”

“你把此行的目的告诉我会更舒服，亲爱的。”

台德撑起头望着她，在玛丽面前根本不用字斟句酌。

“我们比利时联合运动制品公司与意大利地中海体育器材公司，在新型足球系列商品专利生产与经销上，将有一场巨大的竞争，以决定谁能在奥运会上称雄，从而垄断广大的体育用品市场。为此我们两家公司的广告宣传战旷日持久，彼此都相持不让。现在形势明朗，最后胜负就看三月后的足球决战，意大利人拥有的是他们上个冬季甲级队冠军黑色风暴队，我的红魔队也刚夺得全国俱乐部赛第一名。有趣的是，这次比赛是通过国际足联安排的，亲爱的，作为老板兼教练，你说我能坐视胜负而漠然置之吗？”

玛丽伸手点了一支美国剑牌香烟，用红润的双唇狠吸两口，再递进台德口中。她这一手台德很喜欢，伸手拍了拍她。

“老板，我明白你的意思，胜者所属的公司产品将风靡全球，败者则只能替自己老婆生产卫生带了。”

“竞争法则，选优汰劣，尤其在这块欧洲大陆上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从你的担忧看，红魔队注定要败给意大利人？”

“啪”，台德照她的屁股就是一巴掌，“这是给予你的直率的报酬，小姑娘。”

他双手枕在脑后。这种时刻自己居然没有情绪和自己喜爱的女人寻欢作乐，不由懊恼地叹气道：

“自从一九八二年意大利在西班牙捧得世界杯后，那个皮靴半岛一夜间成了‘金靴’之国，涌出不少足球疯子，各家财团把持的俱乐部不惜重金搜罗海外著名球星于门下，简直令人生畏。”

“听说黑色风暴队有位英籍球星挺厉害，可惜我忙于饭店琐事，没能去意大利一睹风采。”

“是啊，如果没有托尼·安吉拉，黑色风暴队不值一提。”

“哦，应当是那个一头金发，英俊得让小妞们疯狂的托尼·安吉拉，哈，他可是个大克星，连我也想为他呐喊呢。他转入了黑色风暴队，你可得加倍小心，台德。”

台德不得不点头，“这个托尼，的确是真正的当代贝利，今年欧洲足球先生的桂冠非他莫属了。上帝，托尼就是一股风暴啊。”

“那就扫平这股风暴！”玛丽平静地说。

“这可是你说的！”

“怎么？说出了你的心头话？”

台德这次用手指重重地弹了一下她的胸部，“为你的第二次直率，老板娘。”

“球赛在什么地方举行？”玛丽问。

“就在你的巴塞罗那，我的大美人。我率队一月后的今天飞到此地，根据分开安排的原则，我们将与意大利佬住在不同的旅馆。”

“托尼·安吉拉他们住哪儿？”

“不知道”。

两人沉默了一阵。

良久，台德又开口了：

“爱沙尼，红魔队绝不能失败，这关系到我的公司上亿美元的交易！如果意大利佬是靠托尼胜球，那就在他进场之前除了他！”

“台德，你终于吐出了此行的目的。”

“包租一架旅游直升机，亲自驾驶，半夜造访可爱迷人的电穴，太值得啦。我想，亲爱的爱沙尼，你是我的当然赞助人，这个可怕的世界里，我唯一信住、依赖的只有你，玛丽。”

“用我手下的人员？”

“对，聪明的女人。当意大利佬住进巴塞罗那就秘密监视，时机成熟就下手。”

“具体办法呢？”

台德闭目不语。

过了好一阵，他的声音如从遥远的岩腔中传出，“你不会没有办法，玛丽！投毒，枪击，最好是不露蛛丝马迹，比如车祸，吸毒过量诸如此类的。”

玛丽一翻身坐起来，给了他一个简单的嘲讽的微笑。

“先生，你一定意识到了，整个欧洲报纸都会抓住托尼的死因大做文章，招睐读者。那些讨厌的记者就象苍蝇一样无孔不入，这不等于给自己套上一张罗网吗？谁都知道你台德是他